



爱之旅

安徽人民出版社

27
65

责任编辑：张保真
封面设计：小溪

爱之旅

陈志民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9 字数：3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9,000

统一书号：10102·1088 定价：0.36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散文诗46首。作者是文坛老诗人，笔名绿葵。这是他多年沉默后唱给读者的心曲。他的歌有热情，有沉思，色彩浓郁，语言华赡。

目 录

| | |
|--------------------|----|
| 爱之旅····· | 1 |
| 祖国，音乐形象····· | 3 |
| 只要被你所爱····· | 4 |
| 热土呵····· | 6 |
| 小潢河····· | 8 |
| 我是七月流火的颗粒····· | 10 |
| 照临····· | 12 |
| 灌木····· | 13 |
| 恶梦之后····· | 15 |
| 起飞····· | 16 |
| 复活····· | 19 |
| 晨露行····· | 21 |
| 三月的创举····· | 23 |
| 蝙蝠的颂歌····· | 25 |
| 火····· | 27 |
| 杨花似雪····· | 29 |
| 有赠····· | 31 |
| 傍晚，我看见一群幼小的燕子····· | 33 |
| 使者····· | 34 |
| 什么时候····· | 35 |
| 一朵无色的飞花在寻觅····· | 36 |

| | |
|--------------|----|
| 怀人篇 | 37 |
| 一棵独立支撑的树 | 39 |
| 春播 | 41 |
| 风与人 | 43 |
| 五月·雪 | 45 |
| 雷火与白杨 | 47 |
| 兴安岭随想 | 49 |
| 筑路 | 50 |
| 冶金者之夏 | 52 |
| 纤夫 | 54 |
| 播种 | 55 |
| 问燕 | 56 |
| 刈者，在黄昏 | 58 |
| 母亲疆域上一座动人的山岳 | 59 |
| (一个过分烦琐的)墓志铭 | 61 |
| 为黎明而舞的浅蓝 | 63 |
| 飞翔 | 64 |
| 断想(之一) | 65 |
| 猎户星座 | 66 |
| 断想(之二) | 67 |
| 长途 | 68 |
| 环护 | 69 |
| 西班牙 | 70 |
| 歌诗的幻影 | 71 |
| 采珠篇 | 72 |

爱 之 旅

风起了，我就要被吹送到我所不能不去的地方去了。

那将是怎样的一块土地呢？

我想象着，但想不清楚。

我知道：那里将不仅有花，有溪水，有善良的小鹿，有松树，有好听的风声，有在日光下闪烁的红色的岩石……

同时有腐草，有泥污，有日伏夜出的凶恶的野兽，有毒蕈，有鸱枭的不祥的歌唱，有阴森的（在月光下盘曲着的）山怪的毛发似的古藤……

我不幻想那里的一切都如我所愿。

我将在那里生活，融合进那里的泥土。

（在我的想象中，它和我的母亲有着类似的肤色、容颜、风范和节操：它会象母亲一样地爱我。）

我将在那里成长、成熟、开花、结实。

我要把我美好的一切献给那里的朋友——那块土地的主人。

当我唱歌（我会吗？会的。一时不会，可以学的），他们会凝神谛听；

当我跳舞(我会吗? 也会的。一时不那么娴熟，可以进步的)，他们会爱悦地观赏，发出会心的微笑；

当我开花(我的花很小很小，色泽很普通)，他们会来原野遨游，向我问好，甚至发出使我听之有愧的夸奖声。

而后，时序来到，风又起了，我就象我母亲送我一样地，送我的孩子们远行——

那也将是它们所不能不去的地方，

那也将是它们想象着、又想不清楚的地方，

那也将是和我生根开花之地大致相同的地方——

那是我们自己的广袤土地的一个一个日益走向美好的部份。

而且，它们也将完全和我当初一样，驾着一架极小极小的降落伞，乘风飞去，

终其一生，忠实地完成自己对于土地的极小极小的使命。

祖国，音乐形象

黎明的江河的沉洪的脚步声；
希望之风的歌吹与絮聒；
鼓满希望之风的风帆的欢乐的心曲；
云雀的银色的、浮雕般的朗笑；
华丽的晨曦的喧訇的烈焰……

在生活的大火的激奋的照耀下，
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农夫
在辽阔无边的旷野上播种；
唱着黎明期江河般庄严、自信的泥土之歌。

只要被你所爱

千次流血，万般受辱，都可以忍受。

烈火煎炙，巨伤至痛，都能够得到补偿。

——只要看到你，听到你，思索着，吸吮着，
咀嚼着：

你无边的翠色，无言的丰腴，

你春的绚丽，夏的热烈，秋的沉思，冬的冷峻，

你繁富的音律，斑斓、缤纷的姿态，无限的生
机，无穷的憧憬；

只要能和你宽厚、温热的胸怀里喘一口气，

只要能脸颊紧贴着脸颊地让泪水酣畅淋漓地进
流，

只要能和你黄昏，在清夜，向你絮语衷肠，

只要能经常地、深重地感受到：是被你的爱所
滋润与疗救，

只要能细数着你古老而年轻的绿色浓发，

只要能陶醉于你深沉鼻息传出的温馨与慈祥，

只要能和你无垠胴体上幽思默想，深观细察，
自由徜徉，

只要能和你一同歌唱极平凡又极伟大的泥土之

歌……

只要能够如此，我的母亲大地呀，
一切，一切损失与伤亡，一切巨灾大难，都可以得到补偿。

1976年8月

热 土 呵

这蟋蟀的音律，只应属于淮河岸边一间低矮简陋的茅屋，

这雄鸡的啼唤，只应发自大别山深处炊烟袅袅的、蓊郁的林藪，

这山菊花似的笑靥，只应浮现自你永驻我心、永远年轻的双颊，

这绛紫色运河水网似的皱纹，只应属于我的祖母、母亲以及她们的姐妹。

这崎岖峭拔的山路总是向上，向上，

不是对缥缈的云端有何兴致，而是为了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

我们的山岳从今天跨向明天的彼岸，是铁定的，且有自己独具的雄姿。

不要哂笑我们暂时的素衣粗食。我们众多的人心心相印，水深火热中，互相搀扶；雨过天晴，互相惕励。我们的又古老又年轻的“责任田”的亿万条经络，条条通“罗马”！通太阳城！通文艺复兴！

呵！骄傲吧，我的蟋蟀，你的一根丝弦震颤了森林竖琴的万千情思，激发了初阳下母亲的无限憧憬。

骄傲吧，我的雄鸡，你的一阵鼓角集结了急剧更新着的绿化队伍，刺破了怯懦者、利己者镶满厚茧的耳膜。

而有着山菊花式笑靥的美呀，却是大地骨血精华的一粒晶体——即便是为了得到她的毫光一闪，也值得我们毕生为之滴沥血汗。

1981年8月，故乡

小 潢 河

蚯蚓在沃土里做着丰收的梦。
雨滴敲击着蓖麻叶簇的键盘。
闪电明灭，窗纱亮青复深灰：
沐浴着灯光，输入着夜雨的微凉。
雷声时巨时细，时近时远，辛劳而坚韧，
为一曲有生气的夜歌勾勒着主旋律。
小潢河在我的身边絮语、沉思，
我的思绪和梦则任其载沉载浮。

呵！潢河，你的秋日晶莹、夏季褐黄的长流，
是我婴幼时期的奶汁，是我少年时代的水晶宫和液
体乐园；

是护送我十七岁小船脱险的恩人；
是《地狱篇》接生者的圣水；
是旷野和城市之歌的回响；
又将是天鹅之乐的和弦……

——我终于看到了你返老还童的奇迹，
看到了你把全部心血注入复兴的土地时的喜
悦。

从你，我看到祖国清亮的眼瞳。

她俯视着你，在你奔腾而明洁的流水里，
随时映照下日新月异的真实容颜。

1981年8月，故乡

我是七月流火的颗粒

我是七月流火的颗粒。我是哭啼的希望的小孩。
我是泥土的一个分子。我是蚂蚁的一根触须。
我是时间顽强的呼吸——永远呼唤世纪强音的
容光焕发！

无论什么节候君临大地，我都永远属于七月。
我酷爱她的火，光，热，棱角，尖锐，生命力，
独特的面容，独特的旋律；
而我本身就是一粒后燃的火星。
我瞩目、钻研七月以外的十一个月。而惟独把
七月紧紧地搂在怀里；或更深地跃入永生的七月
的大海，与之血肉相连、水乳交融。

无论岁月坠入何等深险的绝谷，我都赤婴般地
为她呼号着希望；无论把我置入何物、置于何地，
均系暂时，我只永属于在七月分娩的泥土；无论赋
予我的形体多么微细，我都感到满足，我是七月里
辛劳的开掘者、收获者灵敏的器官！

我不愿总是那么徐缓地吐纳，我喜爱疾骤的肺叶运动。而就是在七月迅猛的呼吸中，我听到对于我的呼唤的回响。

写于一个七月(五十年代)

改于另一个七月(七十年代)

定稿于再一个七月(八十年代初)

照 临

即便只被照到很小的一部分，也感觉很满意了。

即便只被照到两只脚、两条腿：

它们将有力，更勇猛地远行。

即便只被照到两只手、两条臂膀：

它们将被启迪，更准确地去实行给予与剥夺。

——当然，如果能照到头部，照到蓬松的发丝（不无银色的渗杂），并且为大地暂留一帧极小但清晰、极平凡但忠贞的亲子的剪影，就更好了，就更满意了。

啊，照吧，照临吧，照临我吧，

我的人民，我的母亲，我的恩人的尖锐、深澈
的目光：

你就是恒星，你就是太阳！

1979年10月